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ecorative border of green leaves with serrated edges, framing a central white area. The title is written in a stylized, blue-outlined font with a slight shadow effect.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语言文化
与翻译

Eugene A · Nida

[美] 尤金 A · 奈达 著

严久生 译

陈健康 校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语 言
文 化
与 翻 译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2001

语言文化与翻译

[美]尤金 A·奈达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88 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政府机关印刷厂印制

开本:850×1168/32 印张:13 字数:303 千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1—5000 册

ISBN 7-81015-912-7/H·71

定价:18.00 元

内 蒙 版 序 言

《语言、文化与翻译》这本书,是根据我几年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所做的一系列讲座写成的。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文化这一重要层面普遍地被翻译工作者所忽视。而且,过去一直把很多注意力都放在了文学翻译上,严重忽略了科技、法律、政治这样一些寻常实用领域的翻译。实际上,文学翻译在语际交流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一。

词汇与文化相关,并且是文化的一部分,词义要受特定文化的制约。对于这一事实,译者常常感觉不够敏锐。而且,词汇只有在语境中才具有意义。一个句子里,中心词以外的其他词不仅提示各自的确切含义,而且与中心词相结合,构成概念的基础。辞书出版界越来越多地选用短语而不是孤立的词作为词典的内容,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在翻译一篇文章之前,译者常常需要对浓缩的书卷语进行解析,没有语言结构的知识,不了解特定的文化,要做到这一点是不

· 2 · 语言、文化与翻译

可能的。欧盟翻译中心主管业务的官员深知,译语文化或受体文化的知识要远比译语的知识重要得多。

全球化经济和日益频繁的政治交往,需要越来越多知识渊博的从事口译和笔译的新人。为了防止世界各国和人民之间产生导致严重后果的误解,他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立“我们谁也离不开谁”的新理念,也是他们责无旁贷的职责。

了解别的语言和文化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从而为创建一个世界迈出新的步伐。这就是我衷心的希望。

30、 龙喻 A·李达, 1998

1998年1月20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

前 言

1989年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同年稍后在莫斯科多列士语言翻译学院,我就翻译问题做了一系列讲座,《语言、文化与翻译》这本书,就是在这些讲座的基础上撰写的。尽管在第十章讨论了主要的翻译理论,但着眼点主要还是讲求实用。

本书主要强调以下四个方面:

1. 必须透彻理解原文;
2. 语言与文化的紧密关系;
3. 必须注重文体和语篇;
4. 注重与其它学科理论的关联性。

因为翻译中大多数的失误,看来都是由于对原文理解不当造成的结果;所以本书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讲述词位(词和习语)、句法和语篇的重要语义特征和形式特征。令人遗憾的是,许多译者对语言的结构,对推敲词义和词与词组合的涵义,认识还是十分模糊的。

语言在某一文化中的作用以及该文化对词和习语意义的影响比比皆是,不仔细考虑原文的文化背景,对任何一篇文字都很难作出恰当的理解。本书尽管只有一章是讨论“语言与文化”这一专题的,但关于如何理解原文和在译入语言-文化中复现意义时与文化的联系这一问题,在其它章节中,仍将不断论及。

文体和语篇的重要性以及在确定词的联想意义(或内涵意义)方面的作用,是本书要讨论的重点。翻译中出现个别术语或语法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但如果不能再现原文的精神和动态效应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许多人认为,搞翻译的唯一必备条件是一本双语词典、一本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以及说、写两种语言的能力。然而,要做好翻译工作,还要靠直接或间接吸收其它学科的重要知识,如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传播理论和文学分析。正是这种跨学科的语际交流方法,为有效地进行笔译和口译提供了主要的、新的见地。

在本书成书过程中,我的同行约翰尼斯·P·洛(Johannes P·Louw)提出了许多高见,使我受益匪浅;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编辑助手卡伦·芒森(Karen Munson),她建议我把这本书写得更意义、更为实用。

尤金 A·奈达
1991 年于纽约

目 次

内蒙版序言	(1)
前 言	(1)
第一章 翻译悖论	(1)
第二章 语言功能与语言理论	(8)
第三章 语言的结构	(22)
第四章 词位的结构与意义	(34)
第五章 句法的结构与意义	(50)
第六章 语篇的结构与意义	(73)
第七章 语言与文化	(102)
第八章 功能对等	(112)
第九章 翻译程序	(125)
第十章 翻译理论	(146)

译后记	(160)
Postscript to the Chinese-Translated Version	(162)
Preface to the Inner Mongolian Edition	(165)
Preface	(167)
I . Paradoxes of Translating	(170)
II . The Functions and Theories of Language	(179)
III . The Structures of Language	(197)
IV . 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 of Lexemes	(215)
V . 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 of Syntax	(237)
VI . 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 of Discourse	(268)
VII . Language and Culture	(301)
VIII . Functional Equivalence	(314)
IX . Translation Procedures	(333)
X .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364)
Prof. Nida's Biographical Highlights and the Chrono- nological Table of His Published Writings	(381)
Bibliography	(387)

第一章 翻译悖论

翻译是一项复杂而又引人入胜的工作。实际上，I·A·理查兹(I·A·Richards, 1953)就曾提出，翻译很可能是世界史上最为复杂的一种活动。然而翻译又是那么自然，那么容易，那些移民的小孩为自己的父母作起翻译来似乎毫不费力。在进入学校学习名词、动词和副词之前，他们通常译得相当不错，后来却变得张口结舌了，因为他们总是想要在词汇和语法上进行对应，而不是寻求内容上的对应。

由于有在学校学过一门外国语的经验，大多数人认为，直译才算是忠实于原文。尽管译得很贴近，但直译出来的东西常常造成严重的误导。例如在英语中，重复某个词通常意味着强调，而在巴哈萨印度尼西亚语中则不是这样，重复只表示复数。在玻利维亚盖丘亚方言中，后缀-*runa*表示前面的名词是复数，但在交谈中，操盖丘亚方言的人仅在一段话语的开头使用这个后缀，而不象西班牙语那样，不断重复这个复数后缀。因此，用盖丘亚方言的后缀-*runa*来表示西班牙语中每一个复数形式，进行逐词翻译，不仅会使操

盖丘亚方言的人听起来感到别扭,甚至被认为是对听者智力的羞辱。

由于不同语言之间在意义和结构上的诸多差异,一些人则坚持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实上翻译的东西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好。那些坚持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人,通常所考虑的是形象化语言的某些临界特征和复杂的语体结构。形象化语言的使用是普遍的,然而一种语言中贴切的比喻却很少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对应。

诚然,在某些语言中人们不能说“*My God*”(我的上帝),因为操这些语言的人认为谁也不能“*Possess*”(占有)上帝,但可以说“*the God I worship*”(我信奉的上帝)或“*the God to whom I belong*”(我归属的上帝)。翻译工作就是不顾象歇德^①、施莱-艾尔马赫^②和奥尔特加-加塞特^③这样一些名家的反对意见,将不可能做的事情做好;他们虽然认为翻译是不可能的,但却毫不犹豫地让别人把他们的作品翻译出来(Gutzinger, [居廷格尔] 1962)。

关于翻译的另一种矛盾说法,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即翻译是无可厚非的,但意译是错误的。其实,整个翻译过程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意译;因为我们无法成功地进行词对词、结构对结构的一一对应的直译。在西班牙语中,“*me fui*”的字面意思是“*I went myself*”(我自己去的);其中 *me* 是所谓的反身代词,可是这句西班牙语常常很自然地英译成:“*I left right away*”(我立即离开了)或“*I left away quickly*”(我很快地离开了)。在英语及其他大多数欧洲语言中,人们把“心”说成是情感的中心;但在西非的许多语言中,并非人人可以“用肝去爱”,而在中美洲的一些土著语中,人们也说“用胃去爱”。由于语言的根本差别不在于表达的内容,而在于表达的方

式,因此意译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意译在语义上要有合理性。

第三种矛盾说法所反映的观点流传甚广,即译者首先应将原文粗略地逐词直译过来,然后再从文体上加以润色。然而,文体不是蛋糕上的霜花,而是语际交流过程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从一开始就将其融入到译文中去。最好是先把原文从文体上较好地翻译出来,然后仔细分析和检查对应成分,使译文更加“紧凑起来”。比起丢掉原文的精神和美学特色来说,出现几个词义对等方面的失误是可以原谅的。

因为翻译是一种通常需要通过大量实践来获得的技巧,所以大多数人认为翻译是可以教会的,在一定程度上讲,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同样正确的是,真正出类拔萃的译者是天生的,而非后天造就的。打算专门从事翻译的人必须具有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高超天赋,否则就不可能在这个行当中高人一筹。也许学习翻译技巧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发现自身的局限性,这正是翻译斯坦贝克《人与鼠》一书的汉译者应该知道的。这样,他也就不会把英语中的 *mule-skinner* (赶骡子的人) 译成中文的“剥骡皮的人”(a person who skins the hide of mules)。

对许多人来说,计算机时代仍然需要人工翻译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既然现代计算机可以存储整本整本的词典和语法书,为什么不让计算机来做这项工作呢?如果能保证充分的译前编辑和译后编辑,计算机是可以完成某些非常简单的语际翻译的。但是无论是广告小册子还是抒情诗歌,都不可能简化到计算机所要求的逻辑程序。如果参与人员已经大体知道文本的内容,那么计算机打印出来的译文通常是可以读懂的。但是机器翻译出来的东西,语音通常很不自然,有时简直荒诞离奇,而且仅靠修改程序或增加规则也不

· 4 · 语言、文化与翻译

能真正改善译文。人脑不仅具有数字功能和类推功能,它还有一整套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念系统,这种价值观念系统使人脑在结构上具有机器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对于任何文体优美、语义深奥而且极富交流价值的文字,人工翻译都是无法被替代的。

然而,最难翻译的并非文学色彩很浓的作品,而是那些言之无物的文字,即政界人物和参加国际论坛会议的代表们所惯用的那种语言。实际上,纽约联合国总部一些专职翻译就曾说过,最难译的就是演讲者或作者根本就不想把实质性的东西讲出来的文字。其次最难翻译的文字就是通篇充满讽刺或嘲弄的那类文字,因为在书面文字中,对词义的副语言暗示手段通常要比口头上讲出来的更难捕捉。也许第三类最难翻译的东西就是论述翻译的书籍或文章,这主要是因为其中的示例大都是牵强附会的缘故。实际上,一本论述翻译的书几乎总是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改写。

译文从来就不是尽善尽美的,也不存在永不过时的译文,这是最令人感到惊奇的翻译悖论之一。语言和文化都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而且,语言是一个开放系统,词义重叠,界线模糊——这可堪称为逻辑学家的灾难,诗人之幸事。为了创新,为了获得通过符号对人类经验进行再解释的新的认识,对语言的不确定性是要为之付出代价的。

有人想象,翻译工作最大的难题是在接受语或译语中找出恰当的词和结构。恰恰相反,对于译者来说,最大的困难是透彻理解所译文本的所指意义和联想意义,这就不仅需要理解词语的意义和句法关系,而且还要对各种文体手段的细微差别感觉敏锐。正如一位辛勤耕耘的译者在总结他的困难时所说的:“如果我真正理解了原文的意思,我就能够得心应手地进行翻译。”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掌握两种语言的人就能够胜任笔译或口译工作,这也许是最不为人们所理解的翻译悖论。首先,仅仅掌握两种语言是不够的,了解相关的文化也同样重要——这正是本书定名为《语言、文化与翻译》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人能流利地讲两种语言,但写作能力很差,这就是说,他们永远也成不了翻译行家。而且,仅仅能够熟练地讲两种语言也并不就意味着他们能成为一流的接声翻译或同声翻译译员。除了通晓语言外,译员在组织和应对方面还必须敏捷。莫斯科多列士学院对未来译员的测试是:先给定一个题目,要求在一分钟内就所给题目准备一个简短的发言,然后用一分多钟的时间把它讲出来。

最不为人们理解的有关语言的矛盾现象是语言的视差,即语言不仅表现现实,而且还扭曲现实。例如,人们十分清楚,太阳并不真正落下或升起,只不过是地球在不停地转动,但他们仍然使用“sunset”(日落)和“sunrise”(日出)这两个词。同样,人们称某种大耳朵的海豹为“sealions”(海狮),可它们根本就不是狮子。即使一个词被错误地理解,很多人仍然会认为它是正确的。例如,人们依旧引用“The exception proves the rule”(例外证明原则的普遍性)这个谚语为例外进行辩解,这里“proves”只应该理解为“testing”(检验)的意思。

有些人把语言看作是反映现实的一张照片或一幅地图,可是他们都很少花时间去考虑照片和地图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选择性和扭曲。无论照片或地图都有视差的缺陷,可是人们一般都习惯了这种对现实的扭曲,甚至还有专门的方法来计算地图中和地球表面照片上的误差。遗憾的是,人们通常认识不到语言中的视差现象,他们把某些说法看作是绝对真理。人们谈论“神圣罗马帝

国”^④，可实际上它并不神圣，既不是罗马的，也不是帝国。不久前，还有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西方民主国家的观点来看，在人们公认的意义上讲，它既不民主，也不共和。一些人不再说协议“*broken*”（被撕毁），他们只说“*inoperative*”（不再有效），军队也不再认为是“*retreat*”（撤退），而是“*regroup*”（重新部署）。同样，股票市场不再“*fall*”（倒闭），而只是“*consolidate*”（调整合并）。

有关翻译的矛盾说法，说到底，就是有关语言和文化的矛盾说法。因此，本书的章节编排是：首先阐明语言的一些重要特征（第二章—第六章），然后论述与语言相关的文化特点，即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第七章），第八章讨论功能对等问题，第九章讨论翻译程序，第十章讨论各种翻译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在语际交流中的适用性。

本书不是教材，因此没有讲述怎样把主动句变成被动句，也没有讲述如何突出或淡化一个短语，或怎样从书面对话中分辨出讽刺的口吻，因为有大量的手册讨论这类问题。本书旨在更广泛地理解语际交流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因为受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而显得尤为突出。所以，我们在处理翻译问题时，主要强调的是语言间的功能对等和由于对现实的视差而形成的语言不确定性，以及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而不是一种对原语和译语特点进行对应的体系。为了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本书讨论了包括修辞和文体在内的语篇特点及语言作为一种竞技策略的运作，从而通过不断的协商达到语言内部和不同语言间的理解。借用“对策论”^⑤的提法：在言语交流中只有局部的赢家，决无完美的策略。

〔注释〕

①歌德(*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 德国诗人、作家,青年时代为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哲学、政治等成就于一身,写有不同体裁的大量文学著作,代表作为诗剧《浮士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②施莱艾尔马赫(*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Ernst Daniel, 1768--1834*) 德国神学家,现代基督教神学缔造者,曾任柏林圣三一教堂牧师(1809),柏林大学神学教授(1810--1834),著有《论宗教:致知识界蔑视宗教者》、《基督教信仰》等。

③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 José, 1883--1955*) 西班牙哲学家,曾在马德里大学任形而上学教授(1910),提出自称为“生命理性形而上学”哲学,主要著作有《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群众的反抗》等。

④神圣罗马帝国 欧洲的封建帝国(962—1806)。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始创神圣罗马帝国。其统治者以古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继承者自命。极盛时期疆域包括德意志、捷克、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以及勃艮第、尼德兰等地。从十世纪起,多次侵入意大利,并向东扩张,掠取斯拉夫人的土地。十一到十二世纪间,皇帝和罗马教皇激烈争夺主教叙任权。十三世纪末叶起,德意志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封建领地,皇帝除了在直辖领地以外,对其他封建王公没有约束的权力。1356年,查理四世颁布《金玺诏书》,承认皇帝由七大“选侯”推选,不得世袭。帝国的许多地区亦相继脱离。十六世纪,哈布斯堡王朝企图重振帝国,失败。三十年战争后,帝国进一步瓦解。1806年被拿破仑一世推翻。

⑤对策论,亦称“博弈论”。运筹学的一个分支。最初是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有利害冲突的双方在竞争性的活动中是否存在自己制胜对方的最优策略以及如何找出这些策略等问题。

第二章 语言功能与语言理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语际交流的内涵,首先有必要来讨论一下语言的主要功能和语言理论。通过分析语言的多种不同功能,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言语交流中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研究一下较重要的几种主要语言理论,就能找到更为令人满意的方法来理解人们是怎样进行交流的。

语言功能可分为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两大基本类型。心理功能可以被认为是人们认识现实的手段,而社会功能则是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途径。心理功能主要是内在的或主观的,而社会功能则是外在的和人际间的。